

愛國老人方覺慧

干國勳

扶助韓國復國運動

方覺慧先生字子樵，湖北蕪春人。我初識方先生，是在民國二十一年秋，那時他辦了一份「新東方」雜誌，隱然有扶助東方弱小民族獨立之意，因而他與——印度、越南、緬甸、朝鮮、印尼、臺灣等地區，爭取獨立自由的人士，頗有往來，其中又以朝鮮志士為多，那時正值「九一八」事變後，反抗日本統治的朝鮮志士，其目標適與我們反抗日本軍閥侵略相同，故他們在中國內地，從事朝鮮獨立活動的革命團體，驟然增強了，由於中韓兩國歷史悠久，而且血統相同的緣故，中國人固一向對韓國那時的遭遇，寄以無限的同情，而中國的王道文化，原是主張——「繼絕世，舉廢國」的，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更強調——「中國革命成功之後，便要為世界被壓迫民族打抱不平」，加以當時兩國有一目標相同的共同敵人，自然就緊密的携着手。

其時韓國在中國密謀革命的團體很多，最著者為金九氏所領導的「朝鮮獨立黨」，及金若山氏所領導的「朝鮮義烈團」（據說二次大戰後，韓國獨立時金若山與金日成合作，在一次幾於成功的政變時，為金日成發現，金若山本人及其同

志，全被金日成捕殺），他們為爭取其國家獨立自由之目標固然相同，但作法上殊不一致，常有相互對消的情況，這種情況，頗使中國願助朝鮮革命的人，覺得困擾。就在那時——二十一年秋，我們有一次在軍校，蔣介石官邸會報，提出關於朝鮮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並提出自應促成他們統一協力的意見，也說到方子樵與陳果夫兩先生，都與朝鮮革命黨人有較密的關係，蔣先生聽後，即問——方子樵怎樣？意思是問我們，方先生能不能負這個協調的責任，於是我即被推派去見方先生接洽，那時他住在南京成賢街文昌橋地方，我由新東方雜誌社總務兼採訪方竹橋陪同在文昌橋一棟小型西式樓房裏會見了他，我說明來意之後，他很興奮，歷述他創辦新東方雜誌的動機，及艱苦支撐的情形，並詳為我分析韓國革命運動的情況，陳果夫先生也與他有聯繫，這時我奉命在南京湯山山裏，為秘密支援金若山，辦了一個——「朝鮮革命幹部訓練班」，招收了百餘韓籍青年受訓，另外由祝紹周將軍為主任的洛陽軍分校，也招收了數十名韓籍青年受訓，這是由金九氏領導的，並派延秉浩君（韓籍）常到南京，與我連絡，使我們深覺得朝鮮革命運動之政治性的統一，是十分必要，自蔣先生提示

之後，因而便促使我與方先生經常的接觸，自以後數十年，雖然那段工作結束了，而我與方先生的往還，直到他在臺北逝世時為止，纔算終結。

北平從游大談易理

民國二十二、三年，長城戰役後，方先生奉派主持華北黨務工作，我與桂永清、胡競先等駐北平郊外——黃寺大樓，籌辦張北軍分校，方先生住城內西單牌樓——背蔭胡同——「楚學精廬」，他特別在那屋西邊，留了一大間套房，傢俱齊全，為我與桂永清兄進城歇腳之所。其時馮玉祥，不滿塘沽停戰協定，在張家口搞「抗日同盟軍」，卒致張北軍分校籌備月餘，不能不停止，但在另一方面，因日本要促使華北及內蒙古之特殊化的陰謀，致北方情勢，仍極端複雜險惡，却因為方先生與我們的關係，而使我們黨、政、軍工作，配合得非常良好有效，發揮了殊不尋常的對日本特務機關之政治作戰的功能，日本外務省雖以極無理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向我政府提出取消北平及天津市黨部，並遷移河北省政府的要求，但却使其特殊化的陰謀，不能不胎死腹中！方先生常邀約——桂永清、劉健羣、鄭介民、阮

齊、賈毅及我等在「西來順」，或「東安市場」吃小館子，往往一談數小時，他在北方有許多舊的關係，為我們工作帶來不少便利，那時軍校學生，都認方先生是前輩，故在他住的地方，交換意見，研討問題，毫無芥蒂，就自然的產生了一種團結合作的實效。

二十三年夏，我因胃病嚴重，特請假到北平休養，方先生為我介紹至「養浩廬」中醫院就診，病情日漸減輕，那裏距背蔭胡同不遠，方先生特別請了一位鄂籍遜清翰林甘雲鵬先生，為我講解易經，他說易經為五經之源，是中國固有文化最重要部份，那位甘先生也甚願意為我的義務講師，三週後，我請甘先生在大紅樓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並請方先生為我婉謝甘先生，祇說我一時無暇定期聽講，請教之日方長，方問我為什麼如此就算了！我說我對方先生的盛意，非常感謝，但我頗覺得易理，是我國古代聖賢，本陰陽調和而生變化的哲理，用以解析宇宙象與人生的關係，藉以建立我們「天人合一」之人生觀和宇宙觀而已，其用卦，爻之意，亦彷彿牛頓之用「幾何圖解」，以究明宇宙萬有之引力罷了，當然中國的卦、爻範圍廣，意義難明，牛頓之幾何圖解，範圍狹而具體，我雖未嘗深學易經，但對宋儒如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等，那樣的解釋易理，殊無興趣，他們雖被稱為是——學究天人，但說來說去，天還是圓的，地還是方的，天還是動的，地還是靜的，未必是伏羲、文王等作易之意，亦未必是周公和孔子為易作傳之意，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荀子說：「善易者不

占」，我對中國有許多人，把一部解析宇宙與人生演進的易理，巫術化了，頗認為大有碍於中國文化之進步，致使中國多數歸於宿命論者，而忽略了對大自然之萬有，行健不息之進化、進步，而昭明其真理，致中國原本是：衣冠上國，和禮義之邦；即既有精神文明，也有物質文明，現在却遠落人後。夫西方自文藝復興運動之後，能使星相術進入到天文學，使煉丹術進入到化學，愛因斯坦，能本牛頓萬有引力，而發明相對論，研究原子能；牛頓，能本哥白尼的地球是日而行的真理，而發明了萬有引力，而我們却因為重易而又把易理巫術化了，反忽略了我們天行健，和人必須致知力行的文教，夫易，象之意，是在於使人面對大自然萬有之進化現象，予以研求，使之有利於人生，有益於促使社會進化，故易者，變易也，象者，象形也，而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中觀物於人，以作八卦，以創制度，以製器物，不過此意也，而今我們往往把一些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如呂尚、諸葛亮、劉基等，套上一襲八卦衣，真是大大的障蔽了他們之有益於人生實用的哲學思想，科學思想，並政治思想了。方先生聽了我的意見：頗為驚奇，並說：「

膜拜，我對他說：我承認孔子、釋迦牟尼、耶穌，並穆罕墨德，是古代世界四大聖人，但我祇崇奉孔子學說，我的聖誕節是九月二十八日，及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誕辰，餘者皆不尊奉，亦不反對，而且我認為迷信與真理不兩立，凡帶有迷信的宗教，我永不信奉，方先生此後再不勉強我信佛道等學說。

看吳佩孚談軍國事

二十三年春某日，方先生約我去看吳佩孚將軍，我們到吳寓時，鄂籍周景瞻，羅致波兩先生已先在，進客廳時，吳已由書室走出接待，猶記我在廣濟農科中學時，正值第二次奉直戰爭，國文教員饒端士，出了「春秋無義戰，今日奉直戰爭，陳義若何？試申論之」的作文題，我那篇作文，對直系以張作霖割據東三省反抗中央，故必討伐，奉系以曹錕賄選總統，破壞約法，故必討伐，兩皆非之，曾幾何時，這位昔日直軍的統帥，自民國十五年，汀泗橋一役敗退湖北之後，終於成了北平的長袍紳士，我們坐下略事寒暄，話題即觸及日軍入侵，吳甚以不抵抗政策為非，方先生向他解釋說：政府正持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積極準備未來作有力的抵抗，否則中國便無獨立自由之可言，而國民革命也無目的，我說：日本自甲午以來，負我們的血債太多，近尤變本加厲，這筆血債，我們正準備同他算總賬，吳連說：「是的，對呀！」方先生又對吳說：「日本特務機關，正在暗地裏積極進行華北五省及內蒙地方，所謂特殊化的陰謀，國民黨正在同他們作政

治性的惡戰，請吳先生支持。」吳說：「當然！我的部屬及朋友，不會有當漢奸的。」接着他引導我們參觀他的書室，棹上，書櫃中，線裝書很多，也有不少中外精裝本，參觀後，方先生請他題字送我，他慨允。在現成的墨池案頭，信手取來裁好了的宣紙，疾書「禮樂則吾從先進，富貴於我如浮雲」之句，款落：兩階先生雅囑，子玉吳佩孚，倔強的個性，躍然紙上，大家相視而笑，墨跡乾後，羅致波先生爲我拾起，納入方先生皮包中，再進茶點，談了些易理，他此時正在研究易經，我問他：文王的後天八卦是否是緊接着夏、商之連三、歸藏而來？他說：「這很難說，祇能說：想當然耳。」再稍盤桓，我們即辭走，他送我們至大門外。方先生與北平市政府秘書長陳寶書，常偕往吳處，我也再去了一次，吳對我們往訪，似乎非常歡迎，國民黨此時在北方的政策是：「化敵爲友」，以抵抗日本的政治侵略，因此在民國二十四年夏天黃膺白先生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蔣先生巡視北平時，於黃先生的歡宴席上，與吳佩孚見了面，兩人並相談頗洽，就事後看來，吳在抗日期間，尤其是在汪偽政權時，他能堅持晚節，擁護重慶國民政府至死，那一見是非常重要的！而方先生與陳寶書之拉攏安排，可能是關鍵？蓋膺白先生在北方人望雖高，因於第二次奉直大戰時，策動了馮玉祥回師北平，致吳佩孚一敗塗地，以吳的個性，是很難向膺白先生作百八十度轉彎的。

田桐居正幾段軼事

在我與方覺慧先生三十年的過從中，他爲我不時談起許多湖北革命先進，對國民革命運動的貢獻，我現在就記憶所及，略述於下：

①田桐，梓琴先生——在著名的黨國老輩中，田先生參加同盟會，可能是較早的，方先生說：田先生學術思想純正，個性堅貞，淡於名利，熱心工作，是國民黨中僅與張靜江先生同型的兩個人，他與國父孫中山先生，始終是處於朋友與屬下之間，有時與國父發生爭執，各行其是，但他從不與任何反革命者妥協，民初他在北京任國會議員時，堅定的站在國父的一邊，與一切惡勢力鬭爭，當陳炯明叛變時，叛軍搜捕到他的住處，問有否田桐在此，他應聲從房內走出說：「老子就是田桐！」他從同盟會，中華革命黨，至民國十五年北伐，數被任爲中部同盟會要職，及湖北江漢宣撫使，均是功成不居，退而野處，惟盡瘁革命事業，未嘗稍懈。民國十九年，我在日本東京時，住在宮崎滔天先生次子宮崎震作君家一年，滔天先生夫人，爲我談及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時代的要人故事，她對黃克強、田梓琴、戴季陶三位先生，均極稱讚，更增強了方覺慧先生對田先生所敘述的真實性。

②居正，覺生先生——方先生說：覺生先生於辛亥武昌首義前後，在湖北方面，原非第一要人，但論學識、辦法、機智、努力四者兼而具備的，可能是其中之佼佼者，又說：當國父成立中華革命黨時，黨人意見頗爲紛歧，惟陳英士、戴季陶、胡漢民、居先生等，堅貞的擁護國父之一切主張，故陳先生在上海，居先生在山東，

皆冒死進行討袁運動，民國二十一年秋，方先生囑我去看居先生，那時他適自上海幽居後，來到南京，住在小營之北靠城垣的藍家莊，一棟小型西式房子，我們一進門，他正在院內空地種菜，手拿鋤頭，布鞋，布襪，一見了我們，便扶鋤而立，方先生介紹我後，居先生引我們進入客室茶敘，他不多講話，似極傷時，話說到抗日問題上，那時外間對淞滬停戰協定，頗有不滿議論，重點自然是集中於先總統蔣先生身上，居先生說：蔣先生遇到拂逆之事，據他瞭解，忍耐是有限度的，又說：你看他——（指蔣先生）說話時，面紅耳赤，便是到了一定的限度，依居先生看來，蔣先生斷不會作無限度的妥協，但日本人將有無止境的要求，言下之意，中日間終將無法妥協。後來我因籌備中國童子軍總會，有許多問題，須向蔣先生請示，從南京飛往漢口，次日在漢口華商銀行公會，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謁見，適有人談居先生近況，我當將居先生前次的說話，向蔣先生重述一遍，蔣先生莞爾一笑，似乎居先生已深知其意志，方先生常對我說：自中華革命黨之後，居先生在國父左右，常是處於極重要的地位，不是負組織責任，就是辦總務，是黨國的嫡系元老之一，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南京到晚上九時，才得到確切的信息，我們在南京的軍校同學，羣趨明瓦廊軍委會政訓處，開緊急應變會議，適聞中央黨部，亦正在開緊急會議，我們當推桂永清代表前往出席，至深夜一時許，桂永清返來，報告中央會議情形說：

「中央已決議對叛逆討伐，推何敬公（應欽）爲總司令，動員令已下達矣，又說：遇到這類大事，還是老頭子，能當，能斷；討伐的決定，是居先生和戴季陶先生兩人，斷然主張的，他們經驗多，認得定，便毫無顧忌，捨命以身以赴，由此我們益知方先生讚許居先生，爲黨國嫡系元老之不謬。」

何成濬有張良之功

④何成濬，雪竹先生——我們頗知何先生，與方先生間常或有矛盾，但方先生常爲我述說：自中華革命黨時起，原在辛亥前後與黃克強先生接近的人，此後與國父之間，頗有乖違，惟獨何先生自黃先生逝世之後，即一直忠於國父，在護國、護法、北伐、討陳炯明諸役中，經常奉國父特別使命，爲之奔走，有時起兵轉戰，其所冒之險，與所成之功，亦最足稱道，方先生又說：何先生忠於國父，忠於蔣先生，忠於革命，是國民黨內極有能力造時勢者之一，當護法時，國父先受政學系的排擠，後因陳炯明的叛變，而兩度退居上海時，能策動各方，先呼應陳炯明（時陳未叛變），後支援許崇智，由福建打回廣東，使廣東成爲國父革命的根據地，何先生出力極多，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以不滿十萬之衆，實行北伐，其當面之敵，是據有湖北、河南、湖北的吳佩孚軍十五萬，右側是浙、閩、皖、蘇、贛的五省聯軍孫傳芳軍，亦在十五萬以上，革命軍利用吳孫之間的矛盾，先擊破正面吳軍的主力，追至武勝關，又東向先後將孫傳

芳的主力擊潰於江西的德安和南昌，孫傳芳在北洋軍閥中，其治軍治民，是比較出色者，但此後亦不能再戰，當吳佩孚落荒進入四川時，孫僅率殘餘退往江北，是役何先生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先與鈕永建惕生先生，奉命駐滬策動孫部響應，故方本仁、賴世璜起於贛，陳調元、王普起於皖，夏超、周鳳岐起於浙，而孫軍除謝宏勳、郭思演、孟昭月等師外，幾皆不戰而瓦解。我軍數月之間，以十萬之衆，擊敗三十餘萬之強敵，奄有江南半壁河山，先聲奪人，造成此後北伐破竹之勢，而徐源泉、王金鈺、上官雲相等之輸誠于國民政府，使津浦路數十萬直魯聯軍，並張宗昌之白俄鐵甲車隊，難戰而潰，晉省閻錫山將軍之歸隊國民黨，又可謂異軍突起，而張作霖之安國軍大元帥，至此已不能在關內立足，倉繞出關，被日人謀殺於皇姑屯，最後張學良殺楊宇廷、常陰槐，易幟效順，使國民黨北伐大功，粗告完成，全國歸於統一，凡此何先生出力最多。漢高祖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皆子房之功也。何先生北伐時之功，較之張良，又何多讓！方覺慧先生，對何先生這一連串的功勳，每與我談及，常讚嘆不已。故他說：湖北人在先知先覺的孫中山先生號召之下，不但於辛亥武昌首義創造了民國，且亦盡力維護了民國，我想他這話並沒有誇張，而是客觀平實的追述。何、方兩先生皆極有智慧，平易近人，生活簡樸，皆能濟人艱苦。身上有錢，見有困難的人即送，何先生一擲千金，毫無吝色，方先生點點滴滴，普渡衆生，他倆在中國上中下三層社會裏，識

人之多，記憶之強，每使我爲之驚奇，這也可說是革命黨人的特色。

廣州時期革命史話

方先生籍蕪春，少年爲人並不活潑，惟讀書理解力強，故塾師爲之取名覺慧號子樵，據他自己說：因受田梓琴先生的影響，而參加革命，幼讀歷史，嘗對陳勝、吳廣、劉縯、劉秀、徐受輝、明玉珍、陳友諒、康茂才等，湖北前輩之革命抗暴事跡，深爲嚮往，故辛亥武昌首義，他即投袂而起，前往參加，自此之後，凡護國護法，北伐，討陳諸役，無不參與。常在駐閩許崇智將軍總部，任財務處長，那時先總統蔣公任參謀長，何雪竹先生任總參議，陳炯明叛變後，國父再度返粵任大元帥，方先生供職大元帥府，時陳部林虎、洪兆麟、葉舉等衆近十萬，由粵東進攻廣川、滇、桂、湘、粵各軍，均未力戰後退，叛軍前鋒至石龍，背後大隊跟進，廣州情勢危急，大本營秘書長楊庶堪先生，向國父推荐方先生，急往贛南說其鎮守使方本仁，假道豫軍樊鍾秀全，八千師至韶關，馳援廣州，樊軍甫抵黃沙車站，國父偕秘書長楊庶堪，廣東省長胡漢民親往勞軍，樊氏感激之餘，率衆分數路，向石龍衝殺，而敢死便衣隊，滲透敵後縱火，樊部赤臂乘勢猛攻，殺聲震天地，叛軍全面崩潰，林虎等僅以身免，國父爲嘉勉樊鍾秀，將其所部擴充爲軍，升樊爲豫軍總司令，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樊被選爲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與國民黨高級幹部張靜江、鄧澤如、楊庶堪等先生並列矣

，方先生自此亦爲 國父及先總統 蔣公所器重，北伐時方本仁、賴世璜皆歸誠國民政府，方部編爲第十一軍，賴編爲第十四軍，贛南不戰而定，使我軍迅速江西，東進浙江，方先生與有力焉。十六年寧漢分裂，武漢黨政爲共黨所操縱，高唱東征南京，夏斗寅將軍崛起荆沙，渡江而南，繞道鄂南進攻武昌，武漢震動，全國反共形勢爲之一變，方先生實爲主要通款之人，中央嘉夏氏首義之功，擴其部爲新編第十軍，方先生原被任命爲該軍政治部主任，蔣先生深以債不酬功，旋與陳立夫並被任爲總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吳稚暉及陳立夫，實未到職，方先生即負全國軍隊政訓之責，從此遂參與中央決策。十七年李宗仁扣留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程潛，有以兩湖與廣西反抗中央之意，方先生運糧經營半年，使西征軍兵不血刃，而兩湖重入中央懷抱，此後遂歷被選爲國民黨中央委員，迭主湖北民政、礦政，華北、河南、湖北、廣東諸省黨務，魯、豫監察使，中央地方自治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制憲及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憲政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重職，所至多半政通人和，常有意外之功。

方先生常於公暇，撰述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分訂線裝四厚冊，都十餘萬言，在重慶住華岩寺時，他說：「朱元璋，淮右布衣，爲衆所推，竟能驅逐胡元，而有天下，在中國專制帝王中，可與誰比？」我說：「差似漢高祖，但畢竟是英雄人物，而非聖賢也。」方先生說：「何以言之？」我說：「他天下爲私，在選賢用能之中，而又殺能忌賢，故也。如聽信胡惟庸之讒，而疑忌大

思想家兼政治家劉基，令其憂憤以死。又殺胡惟庸、藍玉、李善長等，株連甚多皆是。」方先生頗以爲然，故題曰：「革命武功記」，又編撰孔子平民教育考，惜未竟功而作古矣！方先生極有風趣：他常能在與衆人談話時，而悠然的睡去，但談話到重要時，他又忽然的醒來，這當然是年齡與生理上的關係。他自己說是去會仙人，惟我從未表示同意，方先生被人稱爲老夫子，除尊敬之外，也含有他用人太寬厚，致常被不肖者欺騙之意，我也有此同感。但我同時又覺得他認識有關國運的人，也最真切，最貞固，永遠不會改變，例如他對楊某某之擁護岑春煊，排擠國父，雖楊某權勢喧赫，方先生還是見人就罵，他對何雪竹、胡漢民、居覺生、張博泉、張靜江、陳果夫先生等，都有好感，好評。抗戰末期，他奉派去廣東主持黨務，蔣先生召見說他用錢和用人太隨便，以致一切都落了空，他對這些誠懇的諍言，非常感動，見了一些老朋友就問：我是否如此？可見他坦白虛心之一般。方先生雖友生遍海內，但他在國民黨裏，政治是孤立的，殆亦君子羣而不黨歟。他與軍校學生均有好感，然亦僅於師友而已，每當我遇拂逆時，他即說，我已爲你預備了一間房子，請不必再幹了，就在這裏休息，當我真休息時，他有暇常導我訪問遺賢，增長知識，從不助我與人計較鬭爭，使我身心因而平服，獲益良多。

從武漢香港到臺北

民國三十八年，徐蚌戰爭膠着時，我特與漢

口市議長張瀾川商量，邀同方覺慧先生同去三元里，訪問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請他從平漢路派兵馳援，白當時婉辭拒絕說：「那裏有劉經扶負責，中央又派杜聿明前往，緊要關頭，事權不一，很難挽救，我負責華中軍政，已用了地方很多錢，在武漢外圍，做了些防禦工事，我的部隊，如在那裏犧牲了，匪軍進攻武漢時，我不放一槍抵抗，那我不但有虧職守，更無以對湖北父老。」這些話也平實近情，但他也可能另有打算，方先生即正色告白說：「我們三人都是湖北國民代表，徐蚌如失，則南京不能守，南京不守，我們就全部解體了，湖北到那時豈能倖存，這是我們今天的來意。」後來白崇禧在共軍接近武漢之前，用華中軍政長官部各義，凡向敵產管理處申請租住分期付款及之房屋者，皆予以十天或半月之限期，勒繳付銀若干，到期不繳者，即派槍兵封閉，其他一切發展，悉如方先生所預言。民國四十三年第二次國民大會，湖北部份代表提案彈劾白崇禧將軍，即是爲此。

三十九年七月，我率兩女由大陸冒死逃到香港，方先生時住九龍元朗名「好所在」地方，他全家及戚友近十口，生活殊爲困窘，但他仍歡迎我同住，因房租太貴，他租一塊土地，預備做房子養雞，以爲長久之計，次日我向他要了千元港幣，偕同劉文煥、程定遠、方志平、王培禮諸君，至元朗市購料運回，由我爲工頭兼工程師，親自動起手來，造房子，五間克難房子，一月完工，花去港幣約陸千元，較包工減少一半，方先生頗爲欣喜，我說：「我此次是拿定逃命，革命，

再向共黨拼命的宗旨，逃到自由地區，逃命我是成功了，革命以此為開始，我親見匪黨給我陷在大陸的無數黨、政、軍人員，以桎梏的勞動改造和鬥爭，心為之痛，我們必須革除舊尊苟安的習氣，以示不忘大陸苦難的同胞同志，而作生聚教訓反攻復國的準備。」房子做好了，尚有餘地，我即帶頭種菜，兩月之後，僅米、油、鹽須購買，各種蔬菜都吃不完，有時我也釣魚，每出八九

都有收穫，蘿蔔鱖魚，味既鮮美，營養亦佳，方先生願而樂之。住在大埔墟的曹士杰、張瀾川、艾時、楊嘯伊、張剛等先生都來看我們種的菜。附近的胡宗鐸、徐思宗、宣鐵吾等，更深為感動。鐵吾是一期老大哥，常在我收工後，約我去徐思宗先生家，打小麻將，以為慰勞。張輔邦時奉命駐港工作，他特由沙田來邀我同方先生，去九龍半島酒店餐敘，據他告訴我，臺北方面的軍

校同學，如葛武榮、滕傑主張：待證實後不遲，於是他便為我辦理來臺手續，四十年七月廿日我到臺北，方先生亦於四十二年多來臺，並出席四十三年的國民大會。他住在陽明山山仔后，我們又經常的往還，談今說古。方先生與一般人，有極顯著的不同之點：那就是他除了熱愛國家，效忠領袖之外，他對人自然的沒有階級高低觀念，自然的沒有派系觀念，也自然的沒有所謂同鄉觀念。

中外文庫之二十五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一、二集壹佰肆拾元 喬家才著

第一集要目：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着。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定價柒拾元）

第二集要目：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王兆槐勇於任事。勞建白忠誠正直。金遠詢任重三湘。陶一珊戰訓有方。郭履洲鐵胆佛心。執法隊長毛萬里。馬志超忠直可愛。王孔安萬里壯行。中美合作憶蕭勃。周念行話少年遊。游擊能手阮清源。沉毅篤實張為邦。英邁練達楊繼榮。朱若愚堅忍實幹。簡樸勤謹誠樸。黃加特取締幫會。王志超入死出生。吳景中政訓長才。王崇五進出山東。楊遇春膽識過人。李葉超多面才華。樂書田「愚公移山」。吳安之錚錚鐵漢。謝鎮南報答知遇。羅敬殘而不廢。（定價柒拾元）一、二集合售壹佰肆拾元。

大專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著 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 1404 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的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明信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啓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伍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